

新時報

分四售零 ◊ 版出日一 ◊ 期一出月 ◊ 期二 第 ◊ 行編會學聞新時戰省江浙



一個民族一個意志一個輿論

杜紹文

「自我扶助」和「自我教育」，係我國戰時報人的兩大指標。達到這兩個指標的最低水準，才能形成「一個民族，一個意志，一個輿論」。

我國過去的新聞界，自整個民族的利益觀之，可謂全部失敗。一部份新聞從業員的不互助，不求知，不團結，不自愛，僅為衣食而操觚，缺乏專業的興趣，此為盡人皆知的事實。可是，報人的無以自效，多由環境所促成，沒有良好的環境，就不能產生良好的報人，這是「事有必至理有固然」的。我們放眼一觀，難看出報人環境的兩大缺憾來：

第一，報界缺少中心的組織。我國新聞界無一中心組織為其維繫，善為支配，於是各動，頓陷於無政府的狀態中。對倭抗戰後的報館報人，武漢長沙重慶香港等處，則嫌過多，若于重要的地方，則痛感貧乏。且報館和報館間，從無交換意見的機構，可作有效有力的磋商；報人與報人間，只有局部感情的往還，向少密切生動的聯合；於是問題無法討論，意見難商，而深刻一致的見解，自不易激發和造成了。

第二，報人缺乏健全的訓練。我國報人，絕對多數非出身於新聞專門教育，僅憑個人半爪的經驗以執業臨事；其由新聞學校畢業的，亦多偏於新聞學的理论方面，對於實際問題的觀察或判斷，往往感覺研究工具的缺如。以負編輯責任的報人言，生活日夜顛倒，工作過於張，修養機會，幾盡剝奪。怎樣才能使忙迫的報人，有餘力練習，受健全訓練？怎樣加強此項健全訓練？這是我國報界目前最迫切的問題。這個問題沒有適宜的解決，則報人的訓練，大問題，終難建立。問題沒有適宜的解決，則報人的訓練，大問題，終難建立。問題沒有適宜的解決，則報人的訓練，大問題，終難建立。

★ 目要期本 ★

- 一個民族一個意志一個輿論.....杜紹文
- 讓我們自己來檢討一下.....高
- 努力國際宣傳戰.....裕
- 獻給全國新聞從業員.....生
- 來一個保報運動.....裕
- 戰區前線各縣之新聞事業.....俞松汶
- 晉察冀邊區的新聞事業.....羅蘭
- 報紙歐戰時比利時自由報.....文源譯
- 閉話編輯生活.....阿素
- 認識了日本(一期一題).....雷那原著
- 書評：戰時新聞學.....朱司晨
- 新聞的新聞.....
- 無冤齋談著.....
- 鬼谷子.....

NATIONAL CENTRAL LIBRARY
NANKING



讓我們自己來檢討一下

鵬

抗戰已一年多多了，新聞記者在巨大的責任下工作，有許多是出入戰地，冒險採訪新聞，報導給後方民衆，有許多是在物質條件極端困難下支持了必要的宣傳事業。這不是代新聞業向社會表功，反之，我們要勇敢地舉出許多弱點，虛心地接受社會批評。

首先我們自覺新聞工作未曾配合抗戰的需要。自抗戰以來，國內已無發行五萬以上的日報，這是量的貧乏。這個原因，一方面是由於廣大地區的淪陷，新聞紙的銷路遭受障礙，而且，讀者購買力低落，購買一份大報，每月需要一元以上，許多需要報紙的讀者，無從滿足精神食糧的飢荒。所以，今日真能每天舉着報紙讀的人太少。至於前方作戰的將士們，簡直連一月前的廢報也高興讀。從這裏，我們看出新聞事業尚未能普遍社會的需要，尙未能忠實負起全面抗戰中的宣傳責任。

其次，我們以為報導方面還不夠忠實。攤開過去一年的報紙來看，所有報導戰況的消息，盡是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的戰績，但實在戰況如何？讀者們自然知道，除了少數戰地通訊中真能暴露事實外，其餘的戰訊，可以說是向讀者們拉了許多謊。這個，我們新聞工作者十分自咎良心，但都是事實上的困難，只有一步步來改進，總期以忠實性的報導供給讀者。

以上兩點，是就最顯著的事實向讀者們申述的。至於在新聞事業本身立場上，我們應在這裏向中央通訊社工作人員致敬。在抗戰中，中央社爲新聞事業盡了莫大的力，戰時的新聞紙還能維持相當數量，可說是由於中央社的支持。特別是中央社派在前方工作的同業，他們在萬分困難中採消息，在槍林彈雨中採戰訊，然後一字字翻成電碼，一字字由電台發出，由發電到收音，到寫印，都是許多工作人員辛勤地支持，次日報紙上才有重要電訊報出。可是這些工作人員，並不爲社會所知，他們都是無名英雄，每日埋頭工作，正同在前方戰壕中戰士一樣，肩上負着極大的責任，但名字却被人忽略了。實際上，他們都是艱苦的鬥士，沒有他們，後方民衆無從得到前線的消息，許多新聞紙也要受到莫大的影響。

筆者說了這些話，其目的第一是希望社會人士，對新聞事業加以極嚴格的批評與鼓勵，我們絕對虛心接受，絕對願意改進。第二是要求每一個新聞從業員，自己檢討工作上的優點和缺點，作有效的建議與改革。

我們要把工作的各部門加緊適當配合起來，忠實地擔負戰時新聞事業應盡的職責。

前提之下，合科學文藝的精華寫爲妙文，以正確無疵的觀念抒發意見，才能摒除金錢享受，才能無礙名器虛榮，亦才能促成一個民族一個意志一個輿論。

抗倭砲火轟醒我國報人的自覺，相率洗心革面以適應抗戰的主流，這是一樁極其可喜之事！惟「積之也漸，急則無功，一戰後報人弱點的全國報人，亦係一樁毋庸諱言的事實。我們希望全國的報人，英勇的朝着大時代迎頭趕上去，擇善固執，嫉惡如仇，充分利用每一枝筆，每一張紙，做到「上馬殺賊，下馬草露布」的工夫。以坦白的攻錯精神，執行自我的扶助，以虛心的學習態度，實施自我的教育。孫子兵法會說過：「不戰而屈人之兵，一我們的報人在偉大的抗戰中，須有這樣「精神克敵」的磅礴力量。

報人職司報導，爲民前鋒，我們當前神聖的職務，是愛護一個民族——中華民族，增強一個意志——戰鬥意志，鼓吹一個輿論——民族至上，國家至上，軍事第一，勝利第一！戰時如是，平時亦如是，我們要發揮紙筆的威力，締成「一個民族一個意志一個輿論」。

可悲的「筆禍」

新

作「活着的軍隊」的石川達三，已被東京地方檢察局，以違反出版法提起公訴。同時被控者，有中央公論發行人牧野武未，編輯人雨宮康藏。

東京大阪各報不敢顯然加以援助，聞有標題爲「可悲的筆禍事件」的。

聽說石川會上書東京檢察局的思想檢控，亦決靜默忍受，不請律師辯護，大概可望從輕發落。

掙扎于日本軍閥魔掌下的小羔羊，可憐只有以哀鳴爲保全性命的唯一方法！

戰傳宣際國力努

原 高

以武力打擊敵人的侵略，以宣傳獲得國際的援助，乃今日抗戰的兩重要支點，應同時並進而不可有所偏廢。國際宣傳的重要，國人早已認識。抗戰開始後，早已有文化使節的派遣，早已有對外宣傳團體的成立，早已有對外宣示我們抗戰意義的聲明，早已有對外說明我們被侵略真相的文告。然而就我們國際宣傳的活動講，我們比之敵人，還相差甚遠。敵人國際宣傳，真如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。敵人爲法西侵略陣營之一，而其他法西侵略陣營成員，自與其氣味相投，目標一致，並有所謂防共協定的締結，事實上早已聯成一氣，待機而動，故敵人在這一方面，不用多化氣力，多費時間金錢，即可獲他們的贊助。於是他們的目的，自然集中於民主陣營，而對於東亞有舉足輕重的英美身上。他們知道這兩個國家，在經濟上，是有龐大的利益在中國；在主義上，是擁護民主政治；在政策上，是反法西侵略；在外交關係上，是中國之友，而爲日本之敵。有這幾項客觀的錯綜關係存在，日本雖一方面在玩火，一方面却又恐懼野火蔓延及於兩個大國，使其不得不出而干涉他的行動。於是對這兩個國的宣傳，可謂克盡能事。除開派遣有名人物如石井菊次郎至英美宣傳外，美國之日本商業協會，及北美日人協會，皆盡量印刷小冊，散布謠言，說明日本對華不宣而戰之目的，乃在防止中國共產主義的傳播，乃在「開化中國」等，希特勒哥貝爾的老調，忽爲其東方高足，拿來利用，那位小鬍子的希特勒，及跋足的哥貝爾聞之，定然大爲高興而稱讚道：「吾道不孤」與「孺子可教」。此外日人復盡量收買美國有法西傾向的無恥文人，如沙柯爾斯基，如前在中國之美國副領事湯生，如穆爾，溫德爾，如威爾遜，如佩萊，及其他我們平常所不知道的無恥文人，草成爲日人張目的文章，強向各大報紙投送，以求達到他們淆亂美國輿論的目的，而中傷美國和中國的感情。這就是就美國方面講。

再就英國方面講，日人對英宣傳，無論其效果如何，却盡了他們宣傳的詐術。在日本進行對華侵略後，英國著名的

報紙倫敦泰晤士報上，就見到一打以上的日本要人簽名的漫長的公開信，想扭曲事實，發動英國大眾視聽。而朝日新聞，復出一「圖畫中之日本」，把日軍與中國兒童遊戲的照片等登載畫刊內，加以荒謬的英法文說明，說這是中國業已從壓迫下解放出來，享受自由快樂的兒童。想藉此類圖畫，掩蓋其在中國最殘忍的行爲。徒見其心勞日拙！此外日人復有一東亞新聞社，供給英國各報關於戰爭消息，倫敦日本商人協會，則供應許多把戰爭責任推諉在中國身上的小冊，至英文雜誌「現代日本」，則發表日本政府對華作戰之重要文件。雖日人這樣說教一般的宣傳，使英人看到覺得頭痛，可是日人對於國際宣傳的不肯放鬆一步，也於此可見了。

返觀我國，主要之通訊社，組織尚不健全，國外電訊，須由外國通訊社代發，俯仰由人，自不能指揮如意，收國際宣傳之效。這是應該加以改進的一點。國內英文雜誌雖有少數幾種，然而內容貧乏，實不足引起外人注意，甚至某英文雜誌，在抗戰期間，還專登討論中國文學藝術的文章，而對於抗戰中應使外人明白我國抗戰之意義的文字，反較少登載，這不能不認爲是一種錯誤，我們希望今後改正這種傾向，而多多登載與抗戰有關文字。第三，精美之畫報，乃對外宣傳重要利器，外人一收到這種印刷精美的描寫敵人暴行的畫報，即可明白中國受禍之慘，惻隱之心，同情之念，油然而生，其所收效果，必遠較文字爲大。自抗戰以來，除開我國漫畫家陳伊範先生，爲國際宣傳起見，將中國前進之青年漫畫家作品，加以搜集，前往英美蘇聯諸國公開展覽，博得國際間不少同情外，至於由公家或私人團體編印之印刷版宣傳畫刊，尚不多觀。自然，從國軍撤退變爲孤島後，上海之印刷機器技術無法利用，而內地之印刷設備又不完備，受物質條件的限制，有許多事不能如我們所想像的那般圓滿。對外宣傳畫刊的尙付缺如，自然此亦是重要原因之一。然而我們不能因噎廢食，一切事都聽其自然而不加以補救。我們今日應該擇其所急所必要者而趕速進行，那末，我們才能達到用力少而收效多的目的。注意國際宣傳者，尙希對於上述幾項事實加以注意！



來一個保報運動

裕生

看到在朋友家裏，忽然看到了幾張漢奸報... 消息，對新笑話，因爲大觀，不該把事... 同胞，他們由於沒有另外真實現實的一些

漢好我沒去調查，可是我可以獲得，謠言未始不可以當作真言... 前住者，良反而執言不，但是，除過他們，報紙的記者，最後百分之二十，他們還缺乏了民族意識... 我的報外，我們的大報，有一部分，嫌自己的消息，常常不能從外國的通信社去獲得，甚至最近因爲

爲鼓勵留漢難童努力宣傳救亡工作，及謀爲國家獻金起見，在該院留漢難童中，選出若干名，組織販報救國隊若干隊，每日分赴各大街市進行宣傳救亡工作時，流動販賣掃蕩武漢新華各大報。所有賣得之款，將各報價扣除外，其餘盈餘盡數撥充救國獻金，該院已將所編成販報救國隊五十餘名分作八隊，開始出發工作，預算可販賣各報在千份以上。聞該會此項工作得武漢掃蕩新華各大報社極大之鼓勵與贊助，深信將來成績更佳云。

倭改組北平華文報

北平華字各報，且夕行將改組，故敵人所管由華人編輯之華北日報，已停止出版。聞全民報與京報，均將停閉。按華北日報，向由中央黨部主管，去年故都淪陷，遂爲敵人接管，自新民報出現後，華北日報銷數大落，全民報初爲閻錫山之機關報，去年亦爲敵人佔有，以日人爲經理。

雷鳴遠將出國宣傳

前天津益世報總經理雷鳴遠氏，於蘆溝橋事變後，即充任第口軍第口口師衛生連連長，參加神聖抗戰，由保定至娘子關以至洪洞晉南等地，十月餘來之轉戰，雷氏均親率隊伍，浴血殺敵，屢經艱險，屢樹功績，中央頗爲贊許，雷氏前奉 蔣委員長電召，於九月十四日由西北來漢，定日內晉謁 蔣委員長，報告一切，并請示出國宣傳機宜。

美商承辦滬新聞報

新聞報於九月一日起由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發行，以福開森爲總監，其子福嘉祺爲副總監，包德爲總經理，即日起不受敵方檢查。



前線各縣之新聞事業

俞松汝

在前方工作的青年及苦戰的將士，他們最感痛苦的倒並不是物質享受的貧乏，因為物質生活痛苦是他們意料中的，是可以預先設法克服的。惟有精神食糧的缺乏，是每個熱心救亡的工作人員在心理上最起恐慌的問題，這不但影響到本身的精神生活，而且直接影響到抗戰工作之開展。

浙江省第一區各縣，其中吳興、長興、武康、餘杭、德清已淪陷近年，安吉、孝豐、臨安亦失而復得者數次，祇有於潛、昌化兩縣，算是完全沒有受過鐵蹄的蹂躪與踐踏，作者這次會到這一帶地方跑了一圈，在工作

的時候，最感到痛苦的就是看不到後方各種新出版的書籍刊物，雜誌報章，每天如困坐五里霧中，對外界一切消息及最近國際大勢，抗戰策略，政局趨勢，簡直是莫名其妙，一點也摸不到頭緒。而人家則更如在桃花源內，以為我們是從後方跑去，所以還不時的來問我們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們當然亦只好把數月前的一切情形當做新聞告訴他們，雖然明知自己所說的話是已經失去了戰時最重要的時間性了，但除此以外我們又有什麼別的法子呢？

前方各縣的教育是無形中停頓了，傳播文化的責任幾乎全落在幹政治工作者的身上，而政治工作人員本身又是這樣的與抗戰文化相隔膜，前方的文化工作，實在是做得太不夠亦太可憐了！

1. 第一區各縣，除各工作隊、機關及軍隊所出版的壁報以外，所出版的新聞紙有下列幾種：
 - 導報：係由於潛導報社出版，每日刊，用普通竹製土紙油印，篇幅相當於普通四開報紙，但電訊缺少時僅出半張，內容以電訊為主，亦有幾個附刊，並間時刊登短評及特稿，雖係油印，但形式尚稱美觀，銷路亦還不惡，為一區各縣中最好之報紙。
 - 民力報：係由昌化民力報社出版，用竹製白紙油印，篇幅相當於普通四開報紙，內容電訊約佔一半，餘為地方新聞及副刊特稿，印刷及編制亦尚稱人意。
 - 武肅報：係臨安縣黨部出版，用普通竹製土紙油印，日出相當於普通八開之報紙四小張，故發行及查閱頗感不便，所收電訊較他報為多，國內戰事新聞約佔一半，餘為國際、地方新聞及社論、特稿。
 - 小快報：係由孝豐小快報社出版，每日祇出相當於八開報紙一小張，亦用普通土紙油印，所載均係電訊，編排用條文式，故形式不大好看。
 - 戰事新聞：係由駐紮×地之×師政訓處出版，用白報紙油印，日出八開報紙一張，內容多半為戰事電訊，亦有短評及特稿，因係着重對內，故載該師內部通報及新聞稿件，編制形式，尚稱不惡。
 - 其他：安吉縣抗衛會亦編輯一種油印新聞，隔數日出版一次，吳興政工廠聽說亦有油印小報出版。

各地紀念九一節

九月一日為新聞記者節五週年紀念日，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總會，及武漢分會，特舉行茶會慶祝，通過下列提案：(一)通電向蔣委員長及前線將士致敬，並祝瑞昌全線大捷。(二)通電慰問抗戰軍人家屬及受傷戰士。(三)通電向淪陷區域內為抗戰報導努力之同業致敬。(四)通電全世界新聞界請求予以輿論上之援助，並督促其政府，對日寇之侵略行為，與種種暴行，予以有效之制裁。(五)通電向反抗法西斯侵略之西班牙英勇戰士致敬。(六)響應政治部號召發動全國會員舉行十萬封慰勞信運動。

又訊：浙戰時新聞學會，為紀念第五屆九一記者節，特於九月一日下午四時，召集各報各通訊社駐金記者舉行紀念會，到三十餘人，會後旋即聚餐，用示慶祝。

港當局代發同盟電

港府八月廿三日突下令禁港同盟分社收發電訊，原因未公佈，料係觸犯無線電台條例，且前日副領住宅被投入玻璃樽，該社竟張大其詞，拍電往日，但港方反日空氣漸高漲，想與此事有關。

又訊：同盟社電訊，頃由港當局代為拍發，前此禁發原因，關係該社違反港新聞檢查條例之某條云。

海萊頓夫人飛抵華

英名作家倫敦大學教授海萊頓氏之夫人，九月九日由英乘帝航機來華，十七日抵港，二十日抵粵。夫人此次來華目的有三：(一)將中國抵抗日本侵略之努力情形及其需要英方幫

1. 以上已經將前線各種報紙作一概括的敘述，現在將前線編印報紙最感困難之點列舉如左：
 1. 印刷困難：前線各縣，皆無鉛印機器，即有購辦印刷材料亦感到困難，且敵人時來時去，搬運頗為不便，所以各縣報紙皆紙張有缺，紙張缺乏：一區專員公署，聽說因紙張昂貴，故各職員每月規定領紙數額，不得多用，由此可見前線各縣紙張缺乏之一般了。報紙收發，亦多不便。

2. 電料時斷：一區地處前線，各報新聞來源，全靠無線電訊供給，但無線電收音機之材料，全無，須到金華購買，所以往往因電料用盡而不能收音，且收音機又不能因損壞而修理，因此各報往往不能按日出版。

3. 銷路狹小：因為紙張昂貴，印刷不佳，消息短少，又加定價昂貴，地區狹小，交通不便，所以報紙銷路，大成問題，各報則因印刷困難，紙張材料昂貴，而開支不能縮小，所以維持極感困難，更不易談到擴充。

油印報紙

——人立——

天津租界裏最近非常盛行的油印愛國報紙。關於那些為國宣傳者的艱苦奮鬥精神，非常值得我們敬佩！雖然敵偽把他們視如眼中釘的痛惡，但他們應付環境的機密與不為惡勢力所屈服的毅力，只有使敵偽的探警咋舌而退。

因為人心的不死，熱烈愛護這種油印報紙的事實下，敵偽既無法去消滅這種力量，於是遂另想出一種令人魚目混珠的冒牌辦法，也照着這種油印報紙的格式，發印了一種反宣傳的偽報紙，表面上雖不公開罵，而骨子裏却盡是些不正確的偽新聞，希望藉此以轉移人們的觀念，但結果，能夠真上其當的，却是絕無一人。同時，那些為國宣傳的工作者，更好藉了這種偽報來作掩護。租界上許多賣油印報的報童居然由秘密而公開的售賣了，如果你猛然一看，他所拿的都是不為敵偽所歧視的「冒牌貨」。其實這是護身符裏面却披著許多真的報紙，凡是熟識的人，他便不稍猶豫的賣給你一份「真貨」，因此，這種油印報紙，近來在天津反倒更形發達起來。

因為有這些困難，所以終然是個巧婦，亦屬難為無米之炊。但事實告訴我們，這些困難也並不是完全沒有辦法解決的，祇要前方與後方真正能打成一片，後方的新聞人員肯犧牲一點利益，忍受一點痛苦，政府當局及社會人士加以助力的援助，則前方的新聞事業，便不難發達，而整千整萬的前方民衆，精神上的痛苦便可解決，工作上的困難亦可迎刃而解。要知前線人民因為直接受到敵人的蹂躪，所以抗敵的情緒最為高漲，他們甚至只要能夠把鬼子兵驅出國土，雖傾家蕩產，亦所不惜，決不像後方一般人士之那般貪生怕死，只要能夠好好地加以組織，善為利導，個個可成爲抗敵救亡的英勇戰士。前線民衆應如何使之發動起來，負有宣傳重任的新聞界人士是責無旁貸的事，我希望浙江新聞界人士及有志新聞事業之知識青年，以全力來注意這個重大的文化問題，使前線的每個民衆，再不致在精神上受了饑餓的恐嚇！

助力量，於歸國時報告英各界人士。(二) 研究中國婦女之地位及婦運之發展。(三) 乘機飛華以表示中英兩民族之距離，並非遙遠：據夫人談，此來除代表世界婦女外，並擔任倫敦每日快報特約撰述，在華時間約六星期，即取道加拿大返英，本人希望于歸國後，於援助中國方面有所成就云。

前方的精神糧食

李蕾

在數千里長的前線，有着我們無數的英勇的戰士，浴血與敵寇抗戰，他們擔當起國家存亡重大的責任，後方的大衆對於戰士們物質的接濟，已有了相當的注意，但於精神食糧方面，還未得大衆有力的供給。

從前線歸來的勇士們及在戰地服務過的青年們，曾報告過：戰區中所有的文化機關，早被日寇洗劫摧殘完盡了，戰士們因精神糧食的饑荒感到極大的痛苦，不但士兵們得不到一點普通的讀物，就是軍官也從沒有得到一些書報雜誌過，他們時常把家信或朋友得到的信，當作刊物讀。極盼望在這些書信裏面得到一些後方抗戰工作的實況。

最近方振武先生提倡參照戰時美國所推動之戰時圖書館事業的情形，發動戰時圖書館服務，以應前方精神糧食之迫切需要。方先生並且提出推動文化的具體辦法，我們希望這個重要的意見，能喚起全國文化界界的注意，來做有力的推動這偉大的文化服務工作，使保衛祖國的勇士們得到精神上的接濟與鼓勵，增加他們抗戰的勇氣與安慰，因而增強抗戰的力量，取得光榮的凱旋。

晉察冀邊區的 新聞事業

羅蘭

晉察冀邊游擊區裏，便可以找到你要讀的報紙。各個軍分區都出版有報紙，×軍分區出版有「火線報」，×軍分區出版有「戰鬥報」。……區內的石印機特別多，即晉東北便有幾十架，所以報紙大多是用石印印刷的。

該區的最大報紙是「抗敵報」，已經有半年多的歷史，目前是四開紙的三日刊，用石印印刷的，可以發行到二千五百份，城市和大鎮的派報處，報紙一出，可以用它的最大速度分發出去。比如，在平山，隔了幾座大山，三四百里路，但在三天以後便可以見到五台出版的報紙。

「抗戰報」有不少特派記者，派駐在各軍分區隨軍行動，所以在每次襲擊行動，或者克復一個城市，很快便有詳細的報導。在部隊裏，在自衛隊，在羣衆團體，每一個能執筆的人都是它的通信員。他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權，他們可以批評部隊紀律的好壞，批評政府工作的優劣。有一次冀西開了一個縣長會議，會議中檢討工作的結果，各縣都有飛躍的進步，而另外在晉東北一次縣長會議上檢討工作的結果，顯示出各縣政府的工作進步得很緩慢，不但沒有積極的創造，而且消極方面連上級機關曾指示的工作也難能充分做到，「抗戰報」對此便大加批評，指出晉東北所以落後於冀西的原因，要晉東北各縣負責人注意糾正。

最近，由平漢路東運出來了兩架鉛印機，「抗敵報」便決定改成鉛印，成爲間日刊，原本定「七七」出版，但是各機都裝置好了，祇缺少印刷上必需的膠，使原定的計劃未能立刻實現，他們已派人到××去買膠，或許在記者離開以後，已經鉛印出版。

「抗敵報」的負責編輯者，過去是全民社的記者沙飛，現在是邊區常寫文章的鄧拓先生。館址在一所廟裏，畫漫畫的，編輯的，發行的有七八個青年在那兒負責，團聚在一堆，緊張而愉快。鉛印機安置在廟裏，紙張也有相當貯藏量，照估計，他們至少預備了二個月的用紙。這可說明，他們是怎樣有計劃的在辦報。印刷工人有十多個，有的是從冀中區來的，他們有最高薪水，有十幾到二十塊錢的收入，工人的待遇總是最高的。

冀中區因爲鉛印機多，印刷方便，新聞事業，更比較的發展，他們不但出版報紙，而且還出版鉛印的半月刊。祇是記者沒有到冀中去居住一個時期，還不能見到那裏的詳情。聶榮臻先生雖是個軍人，但他對文化人却格外的尊重。最近從各方到該區去參觀的文化人，總想把他們留下來，開展該區的文化工作。從山西與平津去那裏的學生已經很不少，但文化工作者還是不夠，他們希望文化人到那兒去幫助工作。

日本報紙的販賣戰爭

致中

今日資本主義的報紙就指導性上說，倫敦泰晤士算是最可尊崇的了。就報導性上說，紐約泰晤士可以說是首屈一指。至於日本的報紙不論從那方面講，都是二三流的了。

日本的報紙也和日本其他產業一樣，拜幾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勝利之賜，飛躍地發展起來。但同時大資本壓迫並征服小資本，中小的報紙也就漸漸地沒落了。

大報社擁有雄厚的資本與優秀的技術和設備，利用着政治上中央集權與交通上鐵路網與公路網的完密等良好條件，在各重要都市成立分社，發行報紙，在各縣報上，則發行地方版，以吸引讀者，到地方去擴展勢力時，他們一定要說與地方報紙親善提携，共存共榮。然而實際上，還不是蠶食他們的「讀者圈」，侵略征服地方的新聞？其虛偽性恰和對華的外交辭令一樣。

日本的報紙實行的是「配達制度」。他們不像我們中國，將報紙賣給報販，再由他轉賣給一般讀者，他們雇請得有一定的人，在各地方設立直接配達（遞送）機關，專門負責推銷的責任。

爲爭取一個讀者，報社想出種種方法來勸誘。例如訂購報紙一份，報館贈送美麗日曆一張或雜誌一冊，美麗畫圖一幅等。報館又與其他的商業機關、娛樂場所等取得聯絡，不時分送優待券、歡迎券送一般訂閱者。

歐戰時的比利時自由報

原文譯

一九一四年八月，在德國軍隊鼠灰色的波浪第一次捲入比利時京城布魯塞爾的時候，比國報紙都立刻停止出版，免得受敵軍檢查的侮辱。德國派一位總督來駐守北京，他第一件工作，就津貼了一家法文報紙布魯西洛希，冒充中立，標榜着毫不偏袒的供給讀者戰事新聞。德國人希望這個報紙可以成為有價值的宣傳機關。這

時之後，便以槍枝來強迫執行。在「罪行」的名單上，每天都要增加許多新項目，照像和寫生也都犯罪；以未經送檢的文字、木刻、插畫懸掛屋中，予人傳觀或向他人分散，也是犯罪；吹着愛國的調子，或穿着與協約國各種國徽顏色相同的服裝，也是有干禁例的。

這便是如爾丹和杜蘭開始印行秘密報紙時的情形。他們在郊外很遠的地方找到一位印刷業者幫忙，並且成立了秘密發行的組織。他們最初發行一千份，由杜蘭個人分送五百份，他把報紙分成五十份一包，塞在他那寬大的大衣裏面。

一九一五年二月一日，有一位美麗的姑娘，很嬌羞的將一個香氣撲鼻的粉紅色信封，交給舉與辦公室前面的哨兵。這封信是給舉與將軍個人的，很重要。傳令兵肯傳達上去嗎？他給傳達了。舉與拆開了信封，裏面裝着比利時自由報的創刊號。

因此便開始了雙方智力上的鬥爭，德國密探機關絞盡了腦汁，德國一切軍事警察，德國這位總督也用了他全部精力，協同應付這個不可捉摸的比利時自由報。

比利時自由報這個大膽名字的本身，就是和德國當局一個直接的挑戰，可是杜蘭又給加上了帶有侮辱性的嘲笑：「愛國的宣傳刊物，定期的不定期的刊物，不送檢查。」

如爾丹在報上宣佈立場：「比利時自由報的目的，在增進比國人民愛國熱情，直到拯救了國家，駁倒了一切受檢報紙對於比國及其協約國的誹謗文字而後已，這種時機何時到來，現在固不可知，但是最後定會實現。」

比利時自由報發行一個月之內，布魯塞爾

家報紙或許有一些成功，但是却没有逃過如爾丹的視線。

如爾丹是比利時愛國報的老編輯，已經七十四歲了，三十年來總是鼓吹他對於條約的信仰，認為可以保證比利時的中立，並且反對作戰準備。當時，比國除一紙野蠻的通牒而外，並沒有接到任何警告，可是比利時全被佔領了。比利時被侵，證明了如爾丹政策慘痛的錯誤。他對於國家孤立無援的地位，感覺到個人應負的責任，決定秘密發行報紙，暴露布魯西洛希報的狂悖和謬誤，他找了一位助手，名叫杜蘭，三十八歲，很有幹才。

德國的計劃真是愚蠢的冒險行爲。一九一四年十月，德國總督舉與，在布魯塞爾集中大軍。每個人都要帶着貼有照片的通行證，十八至四十歲之間的男子們，更須按期向總部報告。街市上，日夜都有武裝軍事警察巡邏視察，秘密警察隊，密探和暗殺機關也都成立了。他們隨時發出燈火管制的命令，而且在通知數小

全京人民，家喻戶曉，沒有不知道的了。在最初六個星期裏，每週出版兩次，每次印行五千份。

關於報紙的發行，他們佈置了發行網，這個發行網繼續擴大，到後來共有幾百個分發機關，而以杜蘭爲其總樞紐。可是杜蘭總保守着秘密，除非他下邊的一個分發機關知道他的其餘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；就是對於他的直屬分發機關，他也只說是一個單純的批發人而已。

五千噸新聞紙

士傑

中宣部長周佛海先生說：中央已統購了五千噸新聞紙，將分配出售於各地報業。這正如在繼續不斷的抗戰中，聽到我們的彈藥大量補充的消息，使我們相信，在全戰線的後面，正有着戰力的無盡源泉，不由得要增加了許多勇氣。

「紙彈制敵」，成爲吾業的一個新的戰鬥口號。就精神條件說，我們這些新聞從業員，絕對可以持久作戰，所成爲問題的，是彈藥的補充。許多同業都恐懼，紙的來源一旦斷絕，必有許多報紙，無法繼續奮鬥。四川的士紙，只適用於舊式的平板機，究竟幫助太少。

中宣部的躉購巨量報紙，是支持我們報業繼續作戰的最有效的方法，我們是竭誠擁護。同時，希望同業諸君，記住蔣委員長「愛惜火力，適當運用」的誡誡，注意紙面的節約，不要有分釐的浪費。

。至於如爾丹呢？除杜蘭之外，再沒有人知道他比利時自由報的關係了。他們的組織保持絕對嚴密，就是他們的同事之中，也有好多人沒有發現，直到歐戰結束之後，才知道他們最近的朋友和鄰居們也都是同黨的黨員。在歐戰剛要結束以前，即使是報紙的所有人，對於以前歷任編輯和大部分作家的名字，也絲毫摸不着頭緒，因為各作家的投稿，都是經過幾道曲折才送達的。

比利時自由報一週週的繼續出版，真成功了。舉與和德國秘密警察的壓迫了。他們有時從舉與的函件中帶着激憤將它找出來，有時會在舉與住宅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將它發現；更進一步，這報紙出版之後，更中和了德國消耗鉅款津貼的宣傳刊物。

條頓民族是那樣徹底，布魯塞爾全城都被搜索到了，德國搜捕機關每天都要闖入報紙代銷機關和書店。凡是警察所知道的印刷機關，沒有不被搜檢的。

不久，杜蘭曉得了他在郊外的印刷機關，不能再保持秘密，不受旁人的懷疑了，他決定採取一種勇敢的步伐。杜蘭住宅的後面有廢工廠一所，在一個角落裏，若用牆隔起來，可以作成一間十三英尺長，七英尺寬的密室。他就這裏裝設了他的印刷機器。砌牆用的磚土之類，是分批運進來的，牆砌成之後，刷上白漿，一切都適當，絲毫不漏馬脚。在樓頂的小閣子裏，有兩扇木板是活動的，可以從那裏出入，出入口處並用柴木堆滿，以免被人窺破。這個嚴密的機關，平安度過了一年的光景。

杜蘭為慶祝一項大典，計劃出一張特刊，「宴請我們的友人舉與」。比利時自由報第三

十期，日期是一九一五年六月一日，第一次登載一張舉與的照片，手法非常巧妙，照片的樣子是舉與正坐在那裏披閱着比利時自由報。標題寫着：「我們親愛的總督，看厭煩了受檢報

雜譯

流露於不知不覺之間的怨恨

意大利最近流行一個有趣味的傳說，是關於威謝莫梭里尼及上帝的。

一天，父親對他小女兒說：「當你吃完早餐時，必須說感謝上帝和莫梭里尼賜給我豐美的早餐。」

「爸爸，吃午飯，我也要說『謝謝上帝和莫梭里尼賜給我豐美的午餐』嗎？」

「必須如此，吃過晚飯也要如此。」

「爸爸，那麼莫梭里尼死了，我怎樣說呢？」

「哦……你就說感謝上帝好了。」

現代教育應當怎樣

就現代生活的關係而論，我們的教育制度是不適宜的，試看我們十一二歲的孩子，還不會投擲炸彈。

戰爭與和平之不同

和平與戰爭之分別，是和平時候，兒子埋葬父母，戰時，父母埋葬兒子。

紙的說語，想在比利時自由報上得到一些真情。這激怒了德國的總督。

最後，杜蘭主要的報紙分銷處被發現了，受了槍決的處分。報紙分發工作，更謹慎嚴密的重新組織起來。杜蘭現在不再直接到分銷處

去了，他們預先規定了見面的地點；也許在一個商店裏，在火車站的風雨棚或是咖啡店裏，而且絕不連續的在一處會面。他們常喜歡在各公司的電梯裏會面。他們彼此假裝毫不相識，而走到一起去。杜蘭將報紙捲留在電梯裏，也許在第二層上就下去了。

直到一九一五年末，他們的分銷機關擴展到被佔區域的全境。有些地方監視的那樣嚴厲；走三十英里的路程，也許要兩個整天。一切通達京城的大道，都有秘密警察往來巡邏，他們並且有權射死一切逃避檢查的人們；然而，依然有人自動的願意代送比利時自由報。年輕的姑娘們作冒險的旅行，將比利時自由報放在裙子底下，偷運出去。有一個人將報纏在身上，混出城外，更有些是混在臭魚堆裏運了出去的。

分銷員差不多每天都有被捕和槍決的。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三日，杜蘭剛吃完晚飯，他的一個女孩子偵得警察們正在他們住宅前集合，杜蘭在匆忙中披上一件大衣，穿着拖鞋，就從後花園中越牆逃走了。他的夫人因而被捕，被警察帶去審問了，而且真變成了一種連續不斷的審訊；每隔幾分鐘就帶進一個犯人來。這個報的主要人員，只有如爾丹一人沒有被牽涉進去。後來又聽到秘密印刷機關被發現了，比利時自由報也被沒收了。這個悲慘的事情全部結束了。

杜蘭夫人坐了兩個半月監牢，作為杜蘭本人的人質，後來被釋放了。審問其他人犯的結果，四十六個人都以叛國罪被控，其中有四十二個人受到不同的處分，由判罰苦力直到十二年徒刑，更有些人被禁在德國兵營裏。杜蘭藏

在友人家裏，有兩年光景，可是他對於報紙的貢獻就那樣結束了。

四月十三日的大搜捕十二天以後，畢與又在他的郵件中發現了第七十二期比利時自由報，上面有一段「主筆道歉的話」。畢與與這件事和大批捕人有什麼關係，和這種事的線索，但是沒有找到頭緒。文章所署的筆名和以前一樣，文章的字眼和以往沒有區別。後來經過屢次的事變，德國人總相信這次總秘密機關破獲了，但是報紙又立刻出現，又在這裏嘲笑他們了。

如爾丹裝好了新印刷機，第七十二、三期自由報聯合出版。這期出版後幾天，如爾丹奇怪了。怎麼第七十四期自由報會在市上銷行了一個團體，想和自由報發生關係，後來他發現了負責的人是羅克斯，一個文具商人，原來是分銷機關的一位領袖。如爾丹後來的地位很危險，德國警察非常注意他，簡直就要拘訊他了。他就將自由報交給羅克斯負責經營。為避免外而懷疑起見，他們將兩架印刷機更換着使用。一九一七年三月，又陸續發生許多不幸事件，羅克斯和他的讀者告密了。警察到他的商店去拘捕時，他可巧外出未歸，他的夫人設法通風報信，警告他不要回來，所以在三月三十一日的夜間，他流亡外國去了。

現在年輕的赫斯特怎麼經營這個報紙呢？他頭腦冷靜，極有幹才，他集中一切精力，幹這一套把戲，他在戰爭期中——差不多有兩年，他總坐在編輯室裏的搖椅上。

一九一八年正月，警察又來了。德國的反間諜機關毫不留情的，拘捕了自由報的投稿者和分銷人員，而且出乎發行人的意外，將一期自由報全部給沒收了。第二天德國報紙被捕，全在封面登載關於比利時自由報全體職員被捕，全

秘密報紙全部解體的消息，布魯塞爾的德國總督是發狂的慶祝。在這一次大搜捕之後，新任

看這三年來你們總想終止了。他們的工作，三年來，我們一個德國人留在比利時境內，我們始終反對他，向他挑戰；只要公理被破壞一天，我們就抗，我們一天不投降，我們一天不投降，我們一天不投降。……

……這班煩悶的偵探們所受的侮辱，剛到家了。……這班煩悶的偵探們所受的侮辱，剛到家了。……這班煩悶的偵探們所受的侮辱，剛到家了。……

……這班煩悶的偵探們所受的侮辱，剛到家了。……這班煩悶的偵探們所受的侮辱，剛到家了。……這班煩悶的偵探們所受的侮辱，剛到家了。……

……這班煩悶的偵探們所受的侮辱，剛到家了。……這班煩悶的偵探們所受的侮辱，剛到家了。……這班煩悶的偵探們所受的侮辱，剛到家了。……

以宣傳家而成功的人 貝奈斯總統

捷克建國三傑——馬沙里克，斯德芬尼克，貝奈斯——是誰也知道的；其中貝奈斯，現正為歐局緊張中的中心人物之一。

據現在一般人所理解，貝奈斯是一個政治外交家，說他從前的歷史，却是以宣傳家成功的人，不僅他個人之成功，得力於宣傳，整個捷克建國之成功，就是一部偉大的宣傳史。捷克建國運動始終是借別人的國土進行的，倫敦，巴黎，羅馬，是捷克建國的活動地，捷克本土，直至奧匈帝國瓦解為止，始終沒有發生過有力的革命行動。因此捷克建國的武器，幾乎就是宣傳。

在捷克立國的過程中，馬沙里克是以哲學教授，憑其三寸不爛之舌，為捷克宣傳的領袖。貝奈斯則以他的學生的關係，投身於政治。貝奈斯會回憶他入布拉格大學遇見馬氏的印象，說「從這時起，我決定將我的一生，致力於祖國的救亡活動」。所以一想到他和馬氏的師生關係，則貝奈斯之成為宣傳家，再由宣傳家而成為戰後歐洲的大外交家，都不是偶然的。

歐戰時期，馬沙里克的宣傳地帶是英美，斯德芬尼克對俄，貝奈斯則在法意兩國活動。後來捷克建國，以法國的助力居多，當時他在法所擔任的工作，是辦一個捷克通訊社，和法國報界文化界聯絡，組織一個被壓迫民族委員會，以為示威遊行正式的團體；聯絡天主教團體，以求法意天主教徒之援助；到了一九一

……這班煩悶的偵探們所受的侮辱，剛到家了。……這班煩悶的偵探們所受的侮辱，剛到家了。……這班煩悶的偵探們所受的侮辱，剛到家了。……



閒話編輯生活

·素阿·

編輯室裏

如果報紙當作食糧，編輯室便是播種的田地，編輯便是農人。如果報紙當作武器，編輯室便是兵工廠的大熔爐，編輯便是工人。食糧雖則美好，牠却出在滿身臭汗的農人之手，武器雖然犀利，牠却產生在面目黧黑的工人之手，也好像一張報紙雖則很完美，編輯不一定漂亮，編輯室更不一定堂皇。

我們的編輯室是一間小小的木壁房間，幾張條桌，兩隻書櫃，幾條凳子，幾十個報夾以外，便祇可看到幾堆亂紙，幾枝破筆而已。

我們這一羣編輯都是瘦而矮，誰都沒有半點福相，生成一副編輯面孔，天天相對，自己也覺啞然失笑。

我們既不能如一般自認風流的記者們坐在妓院裏寫社論，也不願自甘墮落圍在牌桌上造新聞，我們在編稿之餘，祇有把信封當紙炮，用剪刀剪鬍子，拿破筆寫飛白書，來消遣無聊的時光，而每天這一張報紙，也在這打紙炮，剪鬍子，寫飛白書的當中完成了。

晨昏顛倒

大家耐然入夢的時候，正是我們忙碌的時候，大家起來了，我們可要休息了，所以人家是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。當編輯的却弄得「日入而作，日出而息」；晨昏顛倒，陰陽失位了。

據說有一位編輯和一位公務員同住一個院子，終年沒有會過面，因為編輯先生大清早編罷歸來，這位公務員還在睡夢中，等到公務員早起辦公，編輯又已入睡，黃昏散值歸來，編輯早已赴報館工作，這樣繼續下去，便使他兩個人終年沒有會面的機會，這是事實，我們也曾有的事實。

因為如此，當編輯必為妻子最喜歡的職業，一位活潑的女人，她決不願意嫁給編輯先生，因為選得如意郎君而當編輯，她終年必等於做尼姑守活寡，除非她心如古井，長伴青燈古佛，能以佛經自遣，否則，必當老大的不高興。將不免學楊貴妃自歎「到不如嫁一風流漢，朝歡暮樂度時光」呢！

編輯萬能

報紙是多方面的，與社會各階層都發生密切的關係。因此，報紙包羅萬象，國際、軍事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學、哲學、藝術、音樂、體育、……應有盡有，而編輯更非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，決不能應付裕如，所以要找一個完善的編輯，確非易事，事實上編輯也不一定萬能呢。

六年，復正式成立國民會議，這個機關起初不過是擔任訓練捷克俘虜，後來即成為捷克新政府的前身。

貝奈斯曾自白其宣傳原則為「現實主義，誇大的國民主義，煽動主義」，其宣傳技能，據一般人批評，實在馬沙里克之上。因為他洞悉英法德奧各國的民情，比哲學教授出身的馬氏還要深刻，而貝氏所製作的宣傳品，據說都是有健全的學術根據的。也因為如此，他在捷克獨立以後的貢獻，亦較馬氏為多。

一九三五年來，馬沙里克以老病辭職，貝奈斯馬上被選為繼任總統。在納粹德國重壓之下，他是被目為中歐弱小民族的中流砥柱。據說孫科氏過捷時，貝奈斯曾說許多話鼓勵我們，我們亦願在此，謹祝他為國健鬥，為宣傳界再放異彩。（史鐸）

談刊物合併

裕齋

稍稍留心近來文化界的現象的人，有一個共同的感想：「刊物太多，而雜」。這無論在精神，在物質，都是一筆大浪費，假如辦刊物的人，其目的只在以言論報國，而不含有其他「不潔作用」的話，我希望他們學美國出版界的「刊物合併」的辦法，主張大致相同的，彼此儘量合併，而且，儘可以公開「宣佈」，把讀者集中起來。

趙母的話

趙老太太在香港，自謙「不識字」，不識字，自然是很可惜，可是再要問一問，識字為的是什麼？許多識字的同胞，對了不識字的趙老太太，只有愧死！

敬告趙老太太，沒有人敢說你不識字，因為你已認識了中國字中頂要緊的四個字了：「民族利益」！

編輯的造就，學力的培養固然不可少，而經驗的積累，必更佔重要，大學新聞學系的學生不一定能夠辦一個好報，而著名的編輯却不一定出身新聞學系。

記得有一次遇着一位新聞學系的畢業生，談到辦報便說得天花亂墜，第一點第二點，三點四點，以後便開始在某報過編輯生活，可是有條有理，以後便開始在某報過編輯生活，可是不但成績很壞，還鬧出不少笑話，「我軍克復永濟蒲州」，「松井偕石根來華」，便被一般人看作傳誦一時的名題了。

由此可以看到一個編輯的培養不容易，必須從艱苦生活中掙扎出來，得到相當的進步，從來沒有萬能的編輯。

期望

墨索里尼是出身編輯。

中央要人戴季陶、葉楚傖、邵力子、陳布雷，都曾當過編輯。

還有若干大學問家，大政治家都出身編輯，我們可不希望做墨索里尼，也未嘗夢想到躋身顯要，更不敢妄冀做什麼家，我們唯一期望，只在永遠克服堅苦的生活，永遠向前進的道路走，使這一個事業能夠一步一步的發展。

現在全面抗戰到了最緊張的階段，敵人加緊向武漢進攻，為着應付這一個嚴重局面，惟有全民總動員，各就各位，做應做的工作。我們所有的武器，僅此一點剪刀、漿糊、紅筆，我們也得做我們應做的工作，盡我們應盡的責任，雖不能說可當十萬毛瑟槍，可是我們最低限度，一個編輯，應該當一個抗戰的士兵，一枝破筆應該當一枝機關鎗，一個字要當一個子彈，這顆子彈，一顆一顆要打中敵人的要害，驚醒迷夢的同胞。

我們不要小觀自己，我們不要逃避責任。拿出剪刀、漿糊、紅筆來，參加抗戰，參加殺敵。



認識了日本

蕾那著
士英譯

我原初沒有去日本的意念，到了安南後，從各方談話中，始知非去日本不可。原因很簡單：不了解日本不會明白中日的事。從六月二十八日起，到七月二十日止，我想盡辦法要認識這個不得了的日本，在正面上總是不得其門而入，他們優待我，同時又監視我，他們要我知道半面，他們却藏起那個半面，而那個半面——內在的——却正是我所要明白的。

可是我并不失望，從汽車夫，旅館佣人的談話中，從官吏紳士的表情上，我得到種種的結論：

(甲)日本民衆不知道這次戰爭的實情，誰都知道日本的輿論，是清一色的。軍部有絕對的權力，他們只准載皇軍的勝利和中國軍隊的潰敗。至中國軍隊打勝，日本報紙便一字不提了。這種不以真為原則的宣傳，似乎是日本的拿手好戲。我們舉幾個例子：當中國空軍遠征三島後，所散的傳單，大半被警察沒收了，日本鄉間，絕不知向有此一事。其次，在「七七」時，日本報紙披露作戰的損失，軍隊死亡僅三萬六千，飛機損失僅八十架。日本宣傳部原意將數目再縮小，無奈事實勝於雄辯，只好忍痛這樣海量發表了，當談到中國的損失，幾乎用億兆數字來形容，他們在大商店窗前，做許多裝飾，如中國人民歡迎日本軍，每個華人手中，持着日本旗，好像日本真是和平的象徵。

爲什麼日本民衆這樣相信呢？這個解答，又是來自宣傳的統制。我們知道日本對華作戰，會有很多的傷兵，但是傷兵都放在朝鮮，而日本却没有半個正式的傷兵醫院，日本軍部，只是欺騙他們民衆，而民衆又將不幸歸諸命運，這委實可憐，但又沒奈何。

(乙)日本民衆知道戰爭的實情，從外面看，日本似乎是沒有戰爭，但少微往深處探討，你便看到使人頭昏的大變動，日本經濟因戰爭而搖動，因搖動而統制，由統制而紊亂，總一句話，日本的經濟已失掉它的平衡。我們舉幾件事作證，日幣跌價，這是人人都知道的，生活程度的增加；在今年正月，約增高百分之三十，現在有的貨物增加到百分之五十。原料統制後，如銅鐵皮棉等，多少手工業，完全停頓，有許多禁條，美其名曰節約，實際上使人難解。如不准購買新衣料，這個可說通的，如不准剃頭和理髮，這個便是日本的特別美德了。實際上，日本到了一種社會革命地步，一方面失業工人很多，使社會經濟到一種畸形的發展，他方面戰爭工業發達，產生出一種不公平，不關戰事的工作，工資逐漸減低，而在所應得的工資，提出百分之十至三十，做爲救國捐。反之，關於戰事工作，工資加倍增高，在一九三六年每月得八十元至一百元的工人，而今增由二百元至四百元了，生活程度同樣高，待遇却如此不同，工人與工人的衝突，工人與資本家的衝突，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，將來必有爆發的一日。

生活在這種畸形的社會內，許多人是不能不追問到底的，他們知道這是一「支那事件」的給

無冕齋談薈

鬼谷子

忠祠聯

自來聯語對偶，多風月樓臺之作，言之無物，世因目為雕蟲小技。然忠義祠廟之楹聯，有悲壯節烈事蹟為本，故能極磅礴發揚之致，寥寥數語，不啻大塊文章，不獨足以壯廟貌，亦可為激勵民氣之助。略舉其例：

宋季，元兵陷金壇，縣令李成大，潛與胡用存謀光復，事洩，擄掠不屈。成大先殺二子，笑曰：「子為父死，臣為君死。」遂遇害。祀金壇名祠，有聯云：

「事宋事元，豈願二心以逃死？
為君為父，竟付一笑於此生！」

明嘉靖間，倭寇犯無錫，邑宰王松滋，孤城禦侮，卒敗敵，部衆三十六人死焉。邑人為營專祠祀享。周佛海氏為書聯云：

「死難三十六人，公未死，有其於死；
名垂百千萬載，能成名，必不求名。」

明季，南都既亡，江陰閻典史，死守兩月餘，城破殉難。其祠堂聯云：

「七十日帶髮效忠，表太祖十六朝人物。
三千人同心赴義，存大明一百里江山。」

死得其所

中國文字稱人死之詞最多，通稱曰「卒」，「亡」，「歿」，「逝」，「終」，「喪」；君死曰「崩」，「薨」；老者死曰「壽終」；幼者死曰「夭」；父母死曰「棄養」；僧死曰「圓

子，他們想知道戰爭的實情，可是他們的軍部把他們視作吃奶的小兒，只該睡着，不當睜開眼睛。

(丙)共產黨問題。日本對外對內的宣傳，始終以共產黨為藉口，在日本的一本小冊子上，它這樣說：在遠東，只有日本才可阻止赤化，日本是和平與秩序的保護者，也是人類社會的創造者，因之日本民衆當擁護他們的政府作戰。這種話，我不知聽了有多少，可惜在歐洲還有人來相信。我們只要往深處看，日本是個沒有是非的國家，他是以軍人的意志為意志，證例很多，關東軍是不受政府統制的，他們在法國會拉的人，同他們是一丘之貉，比如文學家發海為日本官傳，便是一幅好的插畫。發海是個海軍軍官，在一八七六年生在里昂，在一九三五年，入法國博學院，因為他寫了些肉感刺激的小說，他愛錢，日本人便拿錢來引誘，為他在法國郵船買票，送他許多禮物，特別是七八個美女，這個小說家在金迷紙醉中，寫了三五篇文章，集成一冊，除遇他的情人們放在廳堂裏以外，有誰來看他呢？為什麼，因為宣傳要說實話，特別是一個文人，我老實講吧，亞洲如有赤化的危險，那不是中國，却是日本！

日本的這種侵略，任誰是巧言如簧，是不能為他辯護的。我雖沒有看到整個的中國，也沒有見到舉世贊譽的蔣委員長，但是從雲南至四川，由四川到漢口，異口同聲，在蔣委員長領導下，做抗戰建國的工作，這種工作是艱巨的，却是神聖的；是痛苦的，却是光榮的！中國會有絕對的勝利，只不過時間問題而已。



「戰時新聞學」

著者任學明

二十七年七月光明版

朱司晨

所謂「新聞學」不獨是新聞記者應該學習的學問，而是凡具有文化知識的人底必備知識，這樣，戰時新聞學之為我們急切要去研讀牠，也可以說不過是一件平常事。以往，報紙讀法，國際新聞讀法，以及非常時期的報紙等小冊，曾陸續的出現於出版界，但這些實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，因此，對於「戰時新聞學」一書，不禁使我們嚴切的注意着牠，這一方面自然也證明了我們的「知識荒」。

- 一、基本的認識 一一八
- 二、過去時代的新聞學 九一—一六
- 三、建立我們的新文器 一七一—一六
- 四、幾個要解決的問題 六一—七六
- 五、應用講義十四課 七七—一二八

「寂」，羽士死曰「尸解」；罪死曰「正法」；為正義不屈禦侮衛國而死曰「成仁」。「就義」，「殉節」，「赴難」。凡此汗牛充棟，更僕難數。夫人皆有死，貴得其所。「成仁」「就義」，「赴難」之死，可以動天地泣鬼神，乃可謂死得其所。史册昭垂，忠臣義士，代有其人。方今東夷肆虐，鋒鏑遍地，海內英俊，或執戈殺敵以亡，或矢志不屈而死，前仆後繼，報不絕書。抗戰衛國日益久，「成仁」「就義」「殉節」「赴難」之士日益衆，誰謂中國不能自救哉？

打油詩罵賊

抗戰聲中，海上歌臺，有排演明末亡國恨事者。劇中洪承疇冒民團中求公子贈詩，以麻雀為題云：

「一鳥兩鳥三四鳥，五鳥六鳥七八鳥。

食盡田家千擔粟，鳳凰何少爾何多？」

打油體也。漢奸周鳳岐遇狙，中十三槍而殞，或詠打油詩云：

「鳳岐本非鳳，原來一隻鳥。

神槍十三響，鳥鳥命嗚呼。」

按打油詩為諷諧之作，不入廟堂。然文士志在罵賊，婉諷不足做奸，打油乃成痛罵，而

俚俗易解，婦孺可誦，成人最深，亦足為名教之助。

「洋」字與「漢」字

吾國用物之冠「洋」字者，其初以來自外洋而得者，如洋油洋皂洋燭洋藥等是，其後國人仿製之品，市上通稱，猶多仍「洋」字之舊，如國產之傘曰洋傘，布曰洋布，水泥曰洋灰，磷寸曰洋火。相沿成習，多致名實不符。

在開頭，就是「給讀者」那裏面，著者說：「不過，到現在似乎還沒有什麼成績，新聞者的脚步實在跟不上抗戰的車輪。甚至還逗留在舊的陣地裏，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」。說句不客氣的話，這即使不是著者的無的放矢，至少免不了是有着太深的偏見。雖然我們也承認，抗戰以來很有不少的新聞記者曾做出了類似漢奸的行動，有的到後來且甚至依附敵偽恬不為恥，但這究竟不是少數，本無足道，即著者本意原亦並沒有注意到這班敗類。就目前我們所知，除了這一批甘心附逆的漢奸以外，都是直接間接走上了神聖抗戰的征途的，所以即使是沒有表露什麼成績，總也不見得就走到了相反的方向去的。

就比如說，在過去時代的新聞第二節「舊病的診斷」，第三種著者舉出「一場糊塗」，裏面有「同時一段新聞，一截是這樣說，另一截是那樣說，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只要添上據另一消息，或另一函云，這樣便接在一起」，這樣的話，我們很表懷疑，因為以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和進步的迅速來講，至少我們可以說，三五年來，國內幾家較大的新聞紙，早就革除了一場糊塗到這樣的舊病了，這不是一筆就可抹殺的。

再如第四種舊病是「沒有常識」，著者舉前年魯迅先生逝世的事為例，說：「震動世界的巨人魯迅先生逝世，廣州有幾家報紙居然大標其文學家周作人逝世」。著者曾這樣自己介紹，說創辦過新的報館四五家，主持過的報館也有八九家，和從事新聞事業的歷史有十四五年，無疑，著者是新聞界的先進，他治事的精神尤足令人表示敬服，不過，著者的見識似並不因他在新聞界歷史的久長就怎樣廣博，你只要看看著者總是拿廣東一隅的現象，來看作就是全中國的一個樣。以下所列舉的兩個小段，是從同章第三節「市僧文化交易所」裏面，第三「沒有眼睛鼻子」下摘錄的：先是說「××報的勢力分布在廣東民間的每一角落，每一落後民衆，深入而普遍化的活動，比任何力量來得大」；之後又說「我們要掃滅這個現象，不單要對××報之流加以打擊，必須根本地把落後民衆的眼睛掙開，把他們的鼻子打通，提高民衆的水準，這樣才能夠像抵制仇貨一樣地去抵制它」。從此更可以知道，著者不僅是在拿一地的新聞事業來估量全國，而且好像專門為攻擊××報（照原書）才出版了這冊「戰時新聞學」似的。

再有著者既名他的這本著作為「戰時新聞學」，則「過去時代」無疑指的只是「七七」以前，大概總不至於去回頭十年或二十年那末久遠的，而著者却正是回到了像那樣的久遠，否則我們不說別的，我們只看活躍在我們眼簾的國內各大報紙，雖然並不能絕對如我們所理想，但却不能否認牠們是具有相當英勇的姿態，這難道是十年前二十年那時候的新聞紙所能立刻承接得起來的嗎？那才是做夢。所以，就是過去時代也好，但我們實在很可以說說這三五年來報業最近的進展情形，不然的話就不啻先自犯了脫節過長的毛病。而另一方面，我們何嘗願意看這些陳腐的東西一再的被搬弄出來獻醜，又况近年來的報業確已具有了若干的進步呢。另外是著者對於官辦和民辦這兩種報紙所抱的見解，也是異常模糊的，著者說：「事實上政府辦的機關報，它的力量尚不及民間所辦的報」。這明明是指出民間辦的報力量大，而政

與「洋」字之義相對者為「漢」字，以「漢」名物，往往具名貴高華之致。如「漢玉」、「漢碑」之屬。東島倭族，其衣冠文物，在昔得華夏之流傳，今猶崇仰勿替。其於中國之醫術，尊之謂「漢醫」，中國文章，美稱曰「漢學」。吾漢族文化，歷時最久，造詣獨深，故「漢」字之為人尊視者以此。

今有物焉，具卑污苟賤之性，行賣國殃民之事，為婦孺所熟知神人所共憤者，漢奸是也。以「漢」字稱名者無不雅，而漢奸獨為天下之大慙。同一「漢」字也，以名類連綴之不同，而美惡異義，蓋亦有幸不幸焉。吟以打油詩：

「漢碑漢玉貴無儔，漢學漢醫第一流；可惜漢奸生得壞，頓教「漢」字觸霉頭！」

看報的心理

君左

戰時看報有一種心理，看見我軍勝利的新聞，便色然以喜；看見一條消息是報道的地方，就雙眉緊蹙。我常常在街頭巷尾貼報的戰事消息，假如我不是在一個偏僻的地方，並不看報，我們只看每個看報的人的面部表情，就可以知道我們的前方是勝利或失利。

我們一般人的心理，期待抗戰勝利，這是近年一大進步。但這還不能算是進步。開敗不餒，這當然不是一蹴可成，首先要堅定「最後一戰」的決心，這當然不是一蹴可成，首先要堅定「最後一戰」的決心，這當然不是一蹴可成，首先要堅定「最後一戰」的決心。

勝利的到來，是屬於我！民族信念，那末，一城一地，與其看報，不如把這些有用的人，勤到本身上來，努力耕耘，否則，公務員不抬價，工人勤製造，農人努力耕作，否則，公務員不抬價，工人勤製造，農人努力耕作，否則，公務員不抬價。

這實在擔當不起。這實在擔當不起。這實在擔當不起。這實在擔當不起。這實在擔當不起。這實在擔當不起。這實在擔當不起。這實在擔當不起。這實在擔當不起。這實在擔當不起。

府辦的則力量小，可是他忘記了，上面他說過：「另一方面，因為感受政府的幫助，新聞業者必然樂得於擁護政府努力工作。」受政府的幫助，可見著者是指的民間辦的報紙，那末是沒有受到政府的幫助，新聞業者就未必樂於擁護政府？和就未必努力工作？這樣豈不大開笑話。而且，事實上更有矛盾之處，民間辦的報雖然力量已很大，為什麼還要政府來幫助它？其實政府之扶植新聞業者，乃為當然的事，但未必政府不予幫助，就非走向叛逆之路，或自暴自棄不可的。著者太小視了今日民間的新聞業者，何況民間辦的報，一定比政府辦的機關報力量來得大，這估計並不正確，且事實上未必可一概而論。

以上是我讀了本書後就感想所及寫下的，自然著者在其他各章是很有可貴的意見貢獻給我們，就是：

第一，告訴我們戰時新聞學是什麼。戰時新聞學，是反抗侵略壓迫而鬥爭的戰爭的工具。

第二，告訴我們戰時新聞紙的主要條件是什麼。新聞紙的主要條件是動人，戰時的新聞紙則以民族的利害來動人，它每一則消息，每一篇評論，一切一切都包藏着動人的成分，同時它不但要使人動，並且要使人明白怎樣動，還告訴人動的勝利的必然結果。

第三，告訴我們戰時新聞業者是怎樣做的。戰時新聞業者，他如同整日夜置身戰場中，他是一個戰士，不是一個普通職業者，他的工作就是戰爭的工作，也許要比單純的打仗還十倍艱苦，我們必須堅強主觀的力量，去克服客觀的困難。

第四，告訴我們戰時新聞政策是怎樣的。戰時新聞政策是把新聞政策配合到抗戰國策裏去，它反對自由主義的競爭，它的一切和抗戰工作分不開的，它是整個抗戰的一部份，它是總動員的一個單位。

有了上述的幾點認識，對於戰時新聞學總算有了一個概念。其他，理想的報紙和新聞記者，與我們平時所知道的並沒有兩樣，好在後面應用講義十四課內，比較還有一點可以參考的地方。至於著者提出的新聞政策技術的運用方法，分為對內、對外、和對敵三部份，大多都還切實；又其前面，舉出抗戰以來新聞論戰方面發生的一些毛病，也相當正確，不過多半也是從別處引來的。最後，在「幾個要解決的問題」中，著者提出了統一戰線、檢查制度和言論自由、新聞文字問題、小型報和小報、記者的任用等五個問題，除了後兩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之外，在第三個問題中著者提出拉丁化是不應該反對的那樣話，這問題是相當大，但改革文字現在不是時候，至一二兩項問題雖似次要，但實際上政府既有國策決定，而一切又以「抗日第一」為最高原則，我想解決是不難的，只有最嚴重的一個問題著者却沒有提到，就是淪陷於敵人佔領區，和流落於我們後方的新聞從業者的援救和救濟問題。或者也有人以為是未免小題大做的，其實以我們這樣新聞人才貧乏的國家，援救和救濟正等於是為國儲材，尤其是在淪陷區域以內的時間一久就難免不被敵人所羅致，以供利用作為造謠欺騙同胞的工具。所以這個問題倒是有提出來的必要的，著者大概是遠慮兩國，不不注意這廣大區域所必然發生的情形，這也是難怪的。總之，本書可以貢獻你一點新聞學的常識，對於沒有讀過這類書籍的人，是會得到相當利益的，我這樣的在估計着。